

大地四季更迭,如同以往一样,暑去秋来,只是这个秋天,在秋风乍起的日子里,我就感到了彻骨的寒凉,因为你走了,漫漫人生路,从此不再有你。十九年前,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我们相识相恋,于我,这还是平生第一次真正地恋爱。有人说初恋总是美好的但却是酸涩的,而我却在半年后就和你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多年以后,当闪婚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笑着谈论我们的婚姻也算是闪婚吧。恋爱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花前月下,而是有一次约会,我们都实在想不出可以去哪里玩,手牵着手,站在斑马线上犹豫着,后来还是决定去了我们都钟情的书店。

你的出现,打破了博士这个词在我脑海中的固有形象,当年你以江西省榜眼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在复旦的十年求学生涯中横跨了电子工程、经济管理和国际金融三大专业,但尽管如此,你依然有很多爱好,诗词、书法、音乐、羽毛球等等,你说你的生活理想是“像老人般思考、像孩子般生活”,而对于爱情的理想你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打动你内心的画面——“在熙熙攘攘的菜场里,两个白发老人手牵着手,背影,众声喧哗,而他们拥有自己宁静的小世界”,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因为你说的与我的精神追求是如此地高度契合。只是非常可惜,这个看似日常的场景在我们现实的婚姻生活中却未曾呈现过,我们一定是在心底想着这是我们退休后每天都

会过的美好而细碎的小日子吧。谁都没有真正想过,生老病死只是每个生命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在生命的历程中,可能因为意外、疾病让这个自然的过程中断,我们都没有想过吧。当不幸的事件在新闻中出现,我们只会发出对同类命运的唏嘘感叹,但感觉是遥远的,只有当至亲遭遇这样的命运时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痛彻心扉,什么是锥心泣血。

自从你生病后我一直陪伴着你,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是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战役,所以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立即和你一起并肩投入战斗,尽管对战斗的艰难有心理准备,但后来你实际所经历的一切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你曾经历的三次死里逃生让我们的生活有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我很惭愧,其实在我们一家三口里最悲观的人一直是我,你和女儿反而经常在鼓励我,为我打气,你直面疾病的勇敢乐观和坚强一直是我这两年多来战斗的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去年十月,在你病情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你还应第一财经读书会的邀请,站着做了长达一

人到中年特别念小。小时候,小孩子都无忧无虑、思想简单、要求不高。故,往往会一点点得到就满足。那时,真正是知足常乐。而今,我们追求太多,人心永远是不满、不足。



接上生命线

(▲马姐●牛博士) 戴逸如 文并图

▲没发呆呀,想起你讲的励志故事:一个日本小乞丐,算命先生看了他的手相叹息说,如果那条中断的掌纹是连着的话,他将是了不起的人。乞丐问:“当真?”答:“当真!”乞丐当即刀割掌心……这一刀,使小乞丐后来成为声名远扬的大将军。命运,真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是,作为讲座的即兴例子,我讲过。之后,我有进一步的思考:把思维粘滞在“这一刀”上,并不妥当。这一刀,假如割耳朵,那是凡高精神错乱所致啊;这一刀,假如割膝盖,会使孙宾困于轮椅啊;这一刀,假如抹脖子,则是让项羽永远回不了江东……所以,关键在于“这一刀”,而在于这一刀的准确定位。找准了连接生命线的位置,有识有胆,果断出手,必能致胜。

于是人是这样,于纸媒同样如此。如今都说纸媒到了冬天。我明白告诉你,纸媒不会死,只是需要重新定位。认准了生命线的缺口,不自残,不乱来,更不自杀,漂亮出手,那么,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爱与告别

赵妃蓉

个半小时的演讲,演讲结束,所有听众起身站立为你鼓掌,这篇名为《生死之间》的演讲稿后来被很多财经公众号转发,我知道,这是你用生命做的演讲,你为自己在病中还能为大家带来些许正能量而感到欣慰。演讲的最后你说“我们还是要过好每天的平常生活,在平常生活中求学问道,至于死亡会带给你什么,是要你在死亡之前真正地活下去,真正找到自己,真正找到属于你的意义”。那个秋日的午后,窗外行道树的树叶已经染上了焦黄之色,仿佛风再大些就会随风飘落,我坐在台下静静地听你的演讲,既担心你的体力能否支撑,又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被你深深地感动。是的,旁观者,经历了这许多变故,我才体会到即便是亲密如至亲,即便我那么努力地拼命挽留,但其实,在死亡面前,我们只是他人生命的旁观者,每个人都注定要孤独地面对最终的结局。

你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中所表现的达观从容真的让我很钦佩,我记得对于死亡的恐惧你只在我面前

念小

卢忠雁

想法多多,得不到;又羡慕他人的不断得到,由此就非常失落,感觉常常不快乐也。嫂子对我说:“多么怀念小时候的欢乐时光啊!兄弟姐妹在一起,开开心心,没有纷争。”是的,小时候,兄弟姐妹相聚在一起,即使争吵,彼此感觉有点不爽,只要一会的,兄弟姐妹就直呼其名了,和好如初了。每每看上海频道《老娘舅》电视节目,兄弟姐妹都是在争父母的房子和财产,相互指责他人不孝顺而自己如何孝顺,言下之意父母的房子和财产,他应该多得也。贫穷的日子,大家一起过,反而都好过;好日子来了,反而我们不会生活了。念小,——怀念、回忆小时候的美好时光,如今对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联接有用吗?

记忆中,秋天里最好吃、最过瘾的美食莫过于饭包了。在北方,深秋季节打饭包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是我国东北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

所谓的饭包,就是用大白菜的叶子将米饭包裹起来,吃起来有菜有饭,既清爽可口,又简单实惠。深受普通百姓的欢迎。我小的时候听母亲讲,三年困难时期,我的家里就是依靠着饭包,才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我还记得母亲打的饭包丰满而又结实,她生怕我们吃不饱,她打的饭包要同时铺上两、三张菜叶子,在菜叶子上面还要抹上一层自家发酵的大酱,然后将一棵大葱掐成十

几段,埋藏于米饭中。再将

流露过一次,你说你感到有些害怕,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只能惶恐地紧紧握住你的手。那段时间,每次你向我交代完一些事情,病房里都是长久的静默,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在属于你我的世界里唯有静默才是永恒的存在。直到你走了以后,我看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撰写的《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后想到你曾对护工描述的一些梦境,我才明白并不是你真的对死亡的来临那么淡定,而是你把那些恐惧都深埋在了心底,几乎没有在亲人在面前流露过,你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我们这些亲人对于即将到来的永别的恐惧,你知道这是你能为我们做的最后的事情。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死亡的话题甚或死亡这个词语都是被极力避免谈论的,我们也不例外,在你身患重疾以后我们很少

曹杨新村

章慧敏

自己都没想到,怎么跟着一群外国人走进曹杨新村了?

那是今夏某个酷热的下午,我去兰溪路附近的东方有线营业厅办理业务,出门时看见有领队带了这些外国人走进曹杨一村,“做一天上海人”,我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了这句话,于是,阴错阳差地我也跟进了村。

其实,说“阴错阳差”不准确,我是很希望旧地重游曹杨新村的,只是少了契机。早些年我采访过住在曹杨新村的劳模,他们告诉我,曹杨新村是中国工人新村的长子,是在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的亲自过问下才兴建起来,从1952年曹杨一村建成后又逐渐扩建至九个村。

他们说这番话时的自豪与幸福感恍若眼前。

那天采访结束后,陪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直面这个话题,在你走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死亡实际上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永远”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多么残酷的词语。四顾人潮汹涌的地铁站,眺望一望无际的大海,仰望深邃幽蓝的夜空,我都再也无法真实地触摸到你,但我又似乎分明能感知到你在记忆中那么清晰的存在。

当我翻看你写的诗时,我会想起以前我们散步时经常讨论诗歌的整体平衡感,有时还会反复斟酌用词,读你的诗,看你笔意洒脱的书法,我能感受到我们的精神穿越过生死的界限而同在,因为这是我们曾共同抵达的精神世界。爱,不足以对抗疾病,却可以让我们与你连接。

“人生短长如朝露,风雨之中有骄阳。偶然煮酒忆峥嵘,碧空洗静炊烟扬。”谢谢你这么多年来曾陪伴我和女儿走过的所有日子,它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与我们同在……

同的美眉还带我在新村的小道上走了一圈,我记得当时也是个酷热的盛夏,但苏州河的一条一条支流环绕着新村曲曲弯弯地流淌,静谧而安详。幢幢楼房之间绿树成荫,把暴烈的阳光挡在了浓荫之外。我当时就感叹,曹杨新村成片的梧桐树真不亚于复兴路和思南路啊。

果然,美眉告诉我,曹杨新村是上海第一个全面绿化的新村,还是上海首批被命名的20条林荫道之一。曹杨新村的绿化好,那份浓浓的人文情怀也难怪可贵。邻里之间互相照应着,就像一家人似的,碰到下雨,在家休息的会帮着邻居把晾晒在外的衣物收回来。公用的厨房里,谁家炒菜炒到一半房间里电话铃声响了,邻居会帮着继续炒……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曹杨新村就开始接待国内外的政要和游客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夫人就曾感慨地说:“到曹杨新村最高兴的就是去普通百姓家做客聊天,去幼儿园和孩子们在一起……”而“做一天上海人”的外国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领队带了那批外国人去了谁家我不得而知,反正我离开曹杨新村时正值

女儿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公派留学法国,归来后我一直想让她补上地域文明这一课,让这位80后真实地体验一下历史脉络、民族精神、红色传统与人文渊薮。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我们第一站就到著名的黄河壶口,站在高高的堤岸上,只见激流奔腾,涛声轰鸣,挟风卷雨,雷霆万钧。那黄色飞溅的水珠在阳光折射下,闪烁着金色的光泽,显得壮丽而辉煌、女儿轻轻地对我讲:“这浩荡的黄河之水,浓稠如浆,多像我们民族的血液,孕育涵养了华夏文明。”在黄陵桥山之颠,拜瞻了肇造文明、奠基华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那巍巍的陵庙,森森的古柏,弥散出深邃悠长的历史遗绪。女儿在留学期间,曾游历过不少欧洲国家,但她站在黄帝手植的参天巨柏前说:“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初始出发之地。”

当我们乘坐的旅游大巴在清晨驶入延安城时,初升的朝阳卷涌起璀璨的彩霞,映衬着巍峨庄严的宝塔山,把革命圣地的景色展示得如此经典绚丽而诗意盎然。绿树掩映的王家坪,是延安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我们去的当天正好是抗战胜利纪念日,草坪上正在上演着雄壮激越的《黄河大合唱》,使人感到有时历史就在你身边萦绕。枣园,有陕北的中南海之称,枣树遍布,满眼苍翠。就在在毛泽东窑洞内简陋的办公桌上,依然放着电话机、白瓷杯及毛笔,仿佛领袖刚刚离开。“从陕北的黄土高坡走向京城的天安门广场,这就是初心不改的必然。”听了女儿的感叹,我觉得她是有些历史启悟了。

新疆吐鲁番的交河故城,是二千多年前车师城的遗址。行走在崎岖幽深的古道上,当年繁华的市井、高大的城墙、强悍的箭楼,已变成连片的断壁残垣,一种文明的消逝,留下的就是这样的沧桑无语,上穷碧落。女儿边走边说,她曾到过雅典古城,但眼前的交河似乎比雅典更奇谲壮观而令人敬畏。随后我们去了坎儿井,这是中国的三大奇迹(长城、兵马俑、坎儿井)之一。在浩瀚苍茫的戈壁滩上,正是坎儿井催生了片片绿洲,滋润了人们的生活。女儿对坎儿井的打造十分感兴趣,先是竖着打口,最初是深达十几米,然后是在地下横向打水道,其劳作的艰苦、危险、漫长是常人无法承受的。坎儿井是精神意志、信念坚守的象征。

父女俩从山明水秀、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江南,来到黄土高坡、大漠边关、红柳胡杨的西北,一路西行,从陕西、新疆到甘肃、青海,体验独特,收获颇丰。80后们读书不少,但在真实历史与现实的收教里,可以形象补充书本知识。这趟西行,老爸既可以当讲解员,又可以以朋友平等的身份来谈自己的人生体会。而作为父亲的嘱托与希望更是可以发挥。在朋友圈中谈及我们这次独特而有意义的旅行,80、90后家长们都说是好主意,值得仿效。

傍晚。夕阳下,我看到那些红顶白墙的房子带着点斑驳,透过一些纱窗,依稀还能看见底楼的人家正在擦席子,吃西瓜。

我还看见当年为了“备战”的需要,曹杨新村里挖了不少战备井,因为怕有“阶级敌人”往井里投毒搞破坏,还特意加了带锁的井盖。这几口井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了,如今不过是一个陈旧的摆设而已。

面向南的大门,几乎家家都整齐地排列着晾衣服的架子。那是上海人熟悉的球门衣架:四根钢

管扎个方形,两根粗铁丝或是一段电线在左右两侧拉紧,朴素却实用。

新村大门口的小杂货店外,店主家在露天放了张小方桌和几只塑料小凳子,老板娘在桌上摆放了三只有荤有素的家常菜与一碗冬瓜番茄汤。一会儿有小孩子奔过来买冷饮,一会儿又有赤膊的男人要了儿瓶冰镇啤酒。店老板忙碌并快乐着,好一幅上海人熟悉的市井图啊。

随着曹杨新村被周边新建的幢幢高楼大厦淹没,它当年的辉煌时代已不复存在了,然而,那些绿色或许就是滋润它的魂,延续着属于曹杨新村的精神气。

七夕会

母知道了,我们要挨训的。

后来的日子好过了,饭包就逐渐地淡出了我的生活。多年以后,我在赤峰市的一家大酒店里,又看到了饭包。不过那饭包是经过许多改良的:菜叶子换成了白菜芯,小米饭换成了大米饭。最奇怪的是那里面不再是土豆丝之类的“惊喜”了,而是换成了红烧肉,真正的实现了“肥而不腻”。不过,吃着这样的饭包,我却有着糟糕历史,作贱过去的感觉。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妻问我想吃什么饭?我说:我想吃饭包。妻说:都啥年代了,还吃那玩意儿?

可那玩艺儿,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走。

八〇后的历史教育

王琪森



边看边聊



夜光杯